

駁

案

彙

編

貴州司

71209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思州府差役陳勳越境拿賊劉俊殺死楊士文楊老六一家三命一案生據護理貴州巡撫印務三寶疏稱緣思州府民楊光賢于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往山工作被賊竊去衣物經鄰婦楊氏撞見喊人追捕將賊人楊秀德拿獲贓物已被夥賊擄逃楊光賢向楊秀德詢出夥賊楊勝賢蕭元宗李二姓名時土差雷朋經過楊光賢將楊秀德交雷朋稟官該

差回明土司轉發王玉看守解審楊秀德卽用
錢八百文賄求王玉縱放楊光賢稟府票差陳
勳勒緝派令散役劉俊楊奉楊雲查拿劉俊等
查明楊秀德等居住鎮遠縣屬梓木坪地方稟
請一府備文行提日久未獲六月初間陳勳以鎮遠
與思州地界毗連恐賊聞風潛匿遂商帶散役
劉俊楊奉楊雲同往越境查拿並稟明土司添
差土役楊明陳謨作眼協緝陳勳劉俊攜帶鐵
尺鐵鍊楊雲攜帶褲刀餘俱徒手六月初六日

同抵梓木坪楊明指認楊秀德住于坡上楊勝
賢住于坡下陳勳令楊雲楊奉陳謨往拿楊秀
德自與劉俊楊明往拿楊勝賢劉俊恐賊勢強
橫將楊雲所帶褲刀留下防身楊雲等三人分
路而去陳勳劉俊楊明至楊勝賢院內等候出
捕楊勝賢之兄楊勝桂聽聞犬吠出視查問陳
勳告知奉票拿情由楊勝桂以伊弟外出回
答陳勳不信欲進屋搜查楊勝桂攔阻將楊勝
桂扭住楊勝桂轉身欲逃劉俊用鐵尺打傷楊

勝桂右臂膊右肱肘隨取鐵鍊將楊勝桂拴住
拉至院門勒令交出正犯陳勳楊明在後防護
楊勝桂喊救伊父楊成芝持棍出視見子被拴
上前解釋陳勳攔阻楊成芝舉棍向打陳勳卽
用鐵尺打傷楊成芝左臂膊左膝倒地楊勝桂
之弟楊士文出救用棍打傷陳勳右手背將鐵
尺擊落楊士文上前拉住楊勝桂鐵鍊意欲扭
脫楊明用鐵尺打傷楊士文右手背楊士文仍
不放手劉俊隨取礮刀連扎楊士文右膊二下

倒地楊勝桂乘機逃跑楊明上前追捕楊士文
之弟楊老六趕拉楊明楊明用鐵尺打傷楊老
六左胳膊楊老六仍不放手楊明與之攙拉適
劉俊舉刀從旁向戳傷及楊老六肚腹楊明用
鐵尺往下打去不期打在刀背上以致刀刃割
開楊老六肚腹倒地劉俊舉刀與楊明同逸楊
士文楊老六旋各殞命維時楊雲等往拿楊秀
德無獲轉回聞知各散報經鎮遠縣驗審據共
前情不諱查楊秀德行竊楊光賢家業經營場

拿獲供出夥賊楊勝賢等姓名楊秀德旋卽賄差縱放其爲此案正賊無疑陳勳等奉票緝賊原不等于誣良但明知賊犯住居鄰境已經知府行提又行糾人越界查拿實屬生事不法劉俊雖係隨同捕賊之人然不問是否正賊輒將無故之楊士文連戳又將楊老大壯腹戳傷致斃二命應以該犯爲首犯事雖起于格捕傷實類于謀故劉俊除毆傷楊勝桂輕罪不議外合依例擬斬立決楊明用鐵尺打及劉俊所戳刃

背立將楊老六肚腹割開實與加功無異陳勳
身爲頭役始則率領越境滋事繼復任聽散役
行兇並未在場阻止且行兇之劉俊旣已當其
重罪則起釁之惡捕更未便稍爲姑縱查殺一
家二命本例並無爲從治罪明文似應照謀殺
人爲從律科斷楊明除毆傷楊士文陳勳除毆
傷楊成芝各輕罪不議外楊明陳勳均照律擬
絞監候楊雲等擬杖逸賊楊秀德等緝獲另結
楊成芝楊勝桂傷已平復等因具題前來查律

載毆死一家二命者擬絞立決又共毆之人審
係執持凶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軍又
捕役奉差緝賊審非本案正賊若其人素行不
端者將捕役照詭良爲盜例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各等語今思州府差役陳勳奉票緝拿賊
犯楊勝賢帶同散役劉俊楊明等逕赴鎮遠縣
屬拘拿欲進屋搜查因楊勝賢之兄楊勝桂攔
阻復被楊士文持棍拒毆以致劉俊用褲刀戳
斃楊士文楊七六二名楊明亦用鐵尺打傷楊

士文等細核案情陳動案票捕賊雖越境拘拿
並無詐贓誣良情事已死之楊士文楊老六雖
非此案正賊係屬賊匪親弟持棍拒毆致被戮
傷費赴格捕亦無謀故別情自應以毆死定擬
劉俊戮斃楊士文楊老六二命例有專條未便
如該護撫所稱傷類謀故遽擬斬決楊明用鐵
尺打及劉俊所戮楊老六刀背致傷楊老六肚
腹剖開因屬傷重但楊老六破劉俊刀戮肚腹
卽不剖開亦足致斃該撫旣將劉俊照殺死二

命問擬未便又以最後下手之傷復擬楊明絞
候致罪有重科陳動往聽散役逞強械鬪並未
阻止自應按律定擬但未便科以謀殺爲從擬
絞之條事關罪名出入援引未符應今該護撫
詳核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李湖疏稱細核案情已死楊士文楊
老六雖非此案正賊究係賊匪楊勝賢親弟當
經差役奉票拘拿欲進屋搜查賊犯楊勝賢之
兄楊勝桂出而攔阻伊弟楊士文又持棍拒傷

陳勳以致劉俊刀戮楊士文楊老六二命身死
是繫起格捕前無謀故情形應以毆死定擬陳
勳奉票捕賊雖越境拘拿並無詐贓誣良情事
楊明用鐵尺打及劉俊所戮楊老六之刀背以
致劃開楊老六肚腹但楊老六被劉俊刀戮入
肚卽不劃開亦足致斃與加功不同前護撫臣
以傷類謀故將劉俊擬以斬決楊明陳勳擬以
絞候誠未允協白應遵駁改正劉俊一犯戮斃
楊士文楊老六二命合依例擬絞立決楊明用

鐵尺打及劉俊所戮楊老六之刀背致劃開楊老六肚腹已在劉俊刀戮入肚之後既將劉俊坐以殺死二命之罪楊明不便重科合依例擬軍陳勳合依例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劉俊合依毆死一家二命者擬絞立決例應擬絞立決楊明合依共毆之人執持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軍例應發近邊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陳勳合依捕役差緝賊審非本案正盜若其人

素行不端者照誣長爲盜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例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再前護撫旣稱楊雲楊奉陳謨聽從同行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革役王玉得受贓錢八百文賄縱竊賊應與囚同罪王玉除得受枉法贓一兩以下杖七十輕罪不議外此案計竊贓三十八兩六錢應同竊盜贓三十兩杖九十折責三十板逸賊楊秀德等飭緝獲日另結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十

馬三才

後被逐一命

七年二月三十日題三月初五日奉

旨劉俊著卽處絞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附修改殺一家
四命以上新例

一起爲遵

首核擬速奏事有得高唐州民王之彬挾嫌逞忿將
董長海及王三麻子等一家連殺六命一案據
山東巡撫楊景素奏稱緣王之彬叔祖王二黑
乏嗣其前妻在日曾繼王之彬胞叔王平孝爲
子生子王之賢嗣王二黑繼娶石氏亦未生子
王平孝物故有王二黑胞兄王太黑生有二子
長子王平信經王二黑將伊過繼承祀生子王

之貢嗣王二黑因王平信併前繼王平孝之子王之賢費用無度遂各分爨同院居住王石氏有抱養義女適董長海爲妻時相來往迨王二黑故後石氏托佃戶王三麻子料理家務王之彬因石氏平日相待甚優自董長海王三麻子往來以後與王之彬及王平信王之貢王之賢均不相親隨疑董長海王三麻子從中離間時相爭吵乾隆四十年七月間王之彬曾向石氏借有米麥并欠穀價未償石氏帶同王三麻子

董長海赴州控追王之彬聞知恐懼隨央王三
麻子等勸回迨四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石氏與
王之賢同赴戴家廟趕會王平信卽與伊子王
之貞扭開石氏房門竊出棉花四百餘斤擡至
王之彬家寄頓王之彬恐石氏聞知不允寄放
王平信等卽將棉花擡赴張來旺家變賣十六
日石氏回家查知棉花曾在王之彬家擡出疑
係王之彬串同偷竊欲行首告王平信畏懼卽
與伊子王之貞逃避石氏令董長海王三麻子

至王之彬家搜查因彼此爭毆石氏卽與董長
海王三麻子赴州呈控王之彬因莊稼忙迫懼
爲訟事牽累後向董長海懇其解勸董長海王
三麻子始向石氏說情并議定將王平信逐出
石氏始允寢息其事迨八月初七日係石氏之
夫王二黑週年諸親畢集董長海對眾聲言王
之彬偷竊棉花非伊懇情尚在監中并罵其子
王小雨爲賊種王三麻子從旁冷笑王之彬愧
忿不甘是晚預買燒酒卽邀董長海王三麻子

共飲意欲泄其包含王三麻子托詞不至帶同
伊子王賴代赴石氏塲屋內就寢王之彬僅邀
董長海至家共飲主之彬及前事董長海迫
咎王之彬爭毆之非後有將來犯在伊手恐難
開交之語王之彬醉後一時忿恨莫遏頓起殺
機遂候董長海盹熟即將防夜牛耳刀扎傷董
長海心坎連肚腹倒地殞命王之彬以王三麻
子通同誣害復至塲屋內時王三麻子在地睡
卧該犯亦卽扎傷王三麻子肚腹偏左斃命王

之彬走出屋外瞥見王賴代睡卧場園慮其報復隨用刀連砍其咽喉立時殞命該犯自念連殺三人已負重罪起意殺死王三麻子家口以洩夙忿隨趕至王三麻子家撥開柵門時王三麻子之妻王馮氏出院查問見王之彬持刀趕至轉身欲走王之彬卽用刀向扎致傷馮氏左後肋馮氏聲喊王之彬揪髮擎按扎傷馮氏咽喉連項頸身死後至馮氏所住北屋炕上摸取馮氏幼女五妮連砍其咽喉項頸及左臂膊致

斃該犯因聽聞王三妮王四妮在東屋喊叫卽
蹬開房門抓住三妮四妮用刀連扎致傷三妮
腦後髮際左耳後并項頸左肩甲左乳及四妮
右腮朕右臉膊右肋王之彬當卽奔回持刀由
牆上房轉至石氏屋上喊令石氏出與講論卽
經庄頭王之松等聞知查視見王之彬持刀站
立房上隨令村衆圍住一面赴州稟報獲犯並
據續報王四妮卽于是日傷重身死勘驗訊報
審悉前情不諱將王之彬依律擬以凌遲處死

該犯之妻劉氏子王小雨擬絞伊犁爲奴等因
具

奏前來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
等語今王之彬心疑董長海王三麻子唆撥石
氏與該犯不睦控告并對衆斥罵挾嫌忿恨卽
將董長海及王三麻子夫妻子女連殺六命暴
戾殘毒實爲罕有之兇徒王之彬合依殺一家
非死罪三人律凌遲處死該犯之子王小雨例
應緣坐雖據該撫從重擬發伊犁爲奴但該犯

將王三麻子全家慘殺其幼穉女孩迭被扎斃
若囚王小雨年僅十歲反爲兇犯獨留孽嗣揆
之情法實未得平應將王小雨改爲擬斬立決
該犯之妻劉氏幼女三姐亦不應如該撫所奏
擬發伊犁查原摺內有財產斷給王高堂之語
應合該撫查明王高堂如係死者嫡子將劉氏
三姐卽賞給爲奴該犯名下地畝房屋亦卽給
與管業庶足以昭懲戒而彰平允再該撫奏稱
該犯之母王朱氏訊係分居多年其自存養老

地十五畝土房四間應聽該氏管業王不信父子偷竊伊母王石氏棉花及張來旺知情寄頓傳賈應飭該州緝獲王平信等到案另行審擬完結王石氏聽從董長海等摩衅釀命本屬不合姑念年老女流均請免議王之彬財產已斷付死者之家其所借石氏米麥及穀價錢文免其再追等語應如該撫所奏辦理除此等被殺多人之案應加重酌改律例之處等遵

旨另妥議俱具奏外等因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十

日奏本日奉

旨王之彬著卽處遲處死王小雨著卽處斬餘依議

欽此

刑部爲遵

旨酌議具奏事內閣抄出於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

十日奉

上諭據楊鼎芬審擬王之彬挾仇連殺董長海王三
麻子等六命將王之彬依律凌遲處死妻劉氏子
王小雨改發伊犁爲奴等因一摺覽奏深爲駭異

王之彬因挾董長海王三麻子挑撥微嫌輒持刀將董長海及王三麻子夫婦子女同時扎死連斃六命兇惡慘毒實屬從來所罕有然按律不過凌遲處死實覺罪浮於法至伊妻劉氏子王小雨雖據該撫從重擬發伊犁給與種地兵丁爲奴尚不足以及蔽其辜夫王三麻子全家俱被殺害而兇犯之子尚得倖生人世以延其後豈爲情法之平若云王小雨年僅十歲則該犯所殺之王四妮王五妮皆孩穉無知尚未至十歲一旦盡遭慘死何獨

兇犯之手，因其功而矜全之。且此等兇惡之徒，為灰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卽伊四歲之幼女，一王三如亦不宜輕宥。如查明被殺之家尚有子嗣，卽是兇犯妻劉氏及其幼女一併賞給死者之家，為奴若現已無人，卽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為奴。此案卽著行在刑部速行核擬具奏。至刑部律例所載惟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而丘全家被殺多人之犯，作何加重未經議及。此等兇徒明知法止其身，或自拚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絕人

之嗣而其妻子仍得倖免於天理人心實未允協
朕非欲改用重典但爲民除害不得不因事嚴防
俾兇暴奸徒見法網嚴峻殺人多者其妻孥亦不
能保庶可稍知斂戢是卽辟以止辟之義其應如
尙增改律例並著刑部另行覈議具奏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除暴安良刑期無刑之至意除土之彬擬罪本

案業經

一行在臣部擬覆具奏外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又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改發附近充軍各等語蓋以追兇殘殺罪大惡極自應盡法懲治至殺死三命以上尤爲事所罕有故律例未經議及查兇徒肆忿連殺多命或挾仇圖財戕害全家致令絕嗣此等慘惡不法之人本身予以寸磔回屬罪無可加而其妻子僅擬遷徙反得倖免顯戮誠如

聖諭於天理人情實未允協伏思殺人論抵本當適

情法之平如殺一家多人致本家絕嗣者兇犯之子自不便獨留惡孽卽本家尚未絕嗣而該犯逞其殘毒殺害多命亦應將其子寘之重典以示嚴懲臣等悉心酌議請嗣後除殺一家非枉罪三人仍照舊例辦理毋庸議外如殺一家四命以上致令絕嗣者兇犯擬以凌遲處死將兇犯之子無論年歲大小概擬以斬立決妻妾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若死者尙有子嗣卽將兇犯之子俱擬以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犯妾

女給與死者之家爲奴再查給與爲奴原以示
折磨而昭儆戒惟此等梗頑孽屬死者之家或
生農貧戶或子嗣幼弱恐不能養贍鈴束且日
久亦難保無挾怨滋事之處于定案時酌量情
形死者之家情愿收領者卽賞給爲奴如自揣
不能管養不愿收領者亦卽改發伊犁給厄魯
特爲奴庶立法均歸平允而惡徒咸知斂戢矣
恭候

命下之日臣部載入例冊并通行各督撫一體遵行

等因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奏本旨奉

旨依議欽此

蘇道 竊殺一家四命以上犯之子分別年歲緣坐例

一起爲遵

百核擬具奏事會看得合江縣民余膺殺死熊王氏一家四命一案據四川總督文綬疏稱緣余膺曾將茶葉賒給熊士順已故胞兄熊士會該錢二千三百三十文熊士順認還屢討未給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八日余膺攜帶背鋌尖刀赴山採菜路過熊士順門首索討前欠熊士順外

出余膺候至夜靜出言抱怨熊王氏答以新年

不應催討余膺向借食米熊主氏不允致相吵
罵熊王氏將余膺菜筯踢翻余膺氣忿用刀登
砍熊王氏眉叢太陽腮唇咽喉腦後倒地
熊士順之子熊桂持棍救護熊士順之女熊七
姑熊二姑均扯余膺衣服哭罵熊三姑亦在地
啼哭余膺起意一併殺死滅口舉刀亂砍致傷
熊桂頂心顙門額顙額角咽喉熊二姑頂心額
顙熊三姑腮脰咽喉殞命熊大姑被砍腮脰昏
暈倒地余膺認爲俱死順取錢文首飾衣服豆

米連刀裝入背篋攜回時已砍深余膺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各睡熟惟妻子氏尚未就寢窺見背篋裝有錢物詢其前情卽令余膺將布衣十一件攜赴屋後燒燬餘俱收藏在家是夜熊大姑甦醒哭喊鄰約獲犯起賊報縣驗詳會審供認不諱究係一人臨時起意欲殺事後乘便取財並無預謀及加功之人查熊士順雖年未四十將來續娶或可生育現在已無子嗣將余膺依例凌遲處死余世聰余世

華余世閨余世榮依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余
丁氏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謀故殺一家非死罪四命以上致

令絕嗣者兇犯擬以凌遲處死兇犯之子無論

年歲大小概擬斬立決妻女改發伊犁給厄魯

特為奴等語此案余膺赴熊士順家索欠未遇

隨向其妻熊王氏借米熊王氏不給致相爭鬧

余膺輒取刀將熊王氏砍傷維時其子女熊桂

等救護與罵余膺頓起殺機舉刀亂砍將其一

家四命立時砍斃順取錢衣等物而逸慘殺四
命兇殘已極該督雖稱熊士順年未四十尚可
繼聚生育但熊士順只有子與妻女俱被殺死
現在已屬絕嗣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督所題
余膺合照殺一家非死罪四命致令絕嗣者凌
遲處死例凌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
閏余世榮均合依兇犯之子無論年歲大小概
擬斬決例擬斬立決兇犯之妻余丁氏依例發
卮魯特爲奴該督旣稱余膺委係赤貧並無財

產無憑斷給據縣取結申費現獲之賊給主具
領燒燬布衣照估追賠給領熊士順認還伊故
兄所欠余膺茶價錢文毋庸追還等語應如該
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五
日奏二十六日奉

旨余膺著卽凌遲處死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
榮俱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又于六月二十七日
奉

上諭據刑部奏殺死一家四命之兇犯余膺擬以處

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照
新例擬以斬決前降諭旨將殺死一家多人之犯
加重定例者原以此等兇惡之徒將人全家殺害
實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且恐兇徒明知法止
其身或自拚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絕人之
嗣其妻子仍得倖免于情理實未允協自應改用
重典以期辟以止辟今此案余膺殺害熊士順一
家四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聰等分別凌遲斬決
者共有五犯擬抵之人浮于所殺之數亦覺利過

所有余膺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仍着照原
擬斬決其幼子余世榮着從寬免死同兇犯之妻
丁氏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並着刑部嗣後如
有殺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殺人數將兇
犯父子照數定罪俾多寡相當其有浮於所殺之
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以其幼者照此辦理並令
內外各問刑衙門知之着爲例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據情轉報事會看得盱眙縣民李愷咬落
于得水手指身死一案先據調在安徽巡撫陳
大受疏稱李愷與于得水係遠族中表弟兄比
隣而居素無仇隙緣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于得水在于公山嶺上空溝放水李愷看見因
其祖墳在下恐傷來脉理阻致相爭吵于得水
卽拳毆李愷又復叱罵李愷回罵于得水又撕
其鬚李愷情急隨口將于得水左手小指咬落

駁案新編

卷六

被骨傷限身

三

李

愷

一節經李元龍勸解各散詎于得水受風延至五月初五日殞命屢審不諱將李愷依例擬流等因具題前來查例載原毆傷輕不至于死越數日後因傷風而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是必實係傷輕又實因冒風而死方得按例減流若原毆本屬傷重又非因冒風而死自不得支離附會曲爲開脫也此案李愷因于得水空溝放水致相爭吵李愷將于得水手指咬至脫落一節係破骨重傷據屍于于

健控稱身父昏死在地力救方甦當報鄉地驗
明可憐年已六十被咬卧床命在旦夕而鄉保
亦報稱于得水昏睡卧床湯水不下等語控厥
情形並非原毆傷輕者可比再查洗冤錄載咬
下手指者齒風着于瘡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
其咬破處週廻骨折必有膿水淹浸皮肉損爛
等語今據醫生孫文英驗稱于得水左手小指
咬去一節受有牙黃毒通膀皆腫青紫潰爛破
流血水與洗冤錄咬傷致死之處一一符合與

原毆不至于死別因傷風死者又迥不同承審各官不將毆後情狀與死後屍傷研辨明晰混引原毆傷輕之例將李愷減等擬流更屬疎忽事關人命不便草率定案應令該撫再行詳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張楷疏稱詳加審核雖據供于得水委因傷處冒風以致風毒內攻身死但手指被咬脫落係破骨重傷非輕傷可比將李愷改依關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愷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旨李愷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駁案新編

卷四

破尊陽限內身

三

李愷

安徽司

一起爲報呈事會看得亳州民陸玉貴等毆傷王世耀王二身死一案先據調任安慶巡撫準泰疏稱緣三世耀與分居族弟王二狼狽爲姦橫行鄉曲陸玉貴與陸三堂弟陸玉良常被欺侮乾隆七年三月十六日陸三曾被王世耀王二毆打比欲呈控爲街隣勸止四月初八日有李六向張三之妻吳氏吵罵爲陸玉貴勸散王二知陸玉貴與吳氏有姦屢罵陸玉貴窩娼縱容

罵人陸玉貴畏兇不敢與較心懷忿恨邀同陸
玉良陸三相商毆打王二王世耀之腿以圖洩
忿陸玉良陸三允從至十二日陸玉貴手執扁
擔陸玉良陸三各執鐵棍在街上適遇王世耀
陸玉貴卽上前用扁擔毆打王世耀右膝蓋陸
玉良揪其髮辮陸玉貴復抱其腰將王世耀扳
倒在地陸三捺其兩腿陸玉貴丟棄扁擔奪取
王世耀腰佩順刀砍傷王世耀顙門左右并左
右胳膊陸三用鐵棍毆打王世耀左右肩王世

耀翻身欲起陸玉貴又用刀扎其髮際廉叔并用刀背打傷其右手背鐵棍毆其脊背臂膊并將其左廉叔右腳腕毆至骨折王二聞王世耀被毆遂持刀奔護陸玉貴用刀砍傷王二右手指并扎傷右領頰陸玉貴拳毆王二右眼胞將王二擒跌于地陸三用鐵棍打傷王二左右廉叔王二肆罵陸玉良用鐵棍打傷王二右胳膊左右兩膝右腳踝左領頰右領頰下唇吻并打落其齒陸玉貴又用刀扎王二左腿肚右腳踝

左右脚跟并將其左右脚筋砍斷而止王世耀
移時殞命王二延至四月二十日身死屢審供
認不諱嚴加究詰委無謀故別猜查陸玉貴刀
砍王世耀顙門兩傷以繫其命又砍斷王二脚
筋致斃陸玉貴應按律擬抵陸三雖曾共毆均
非致命除陸玉良于取供後在監病故及陸玉
貴與吳氏通姦輕罪不議外將陸玉貴依鬪殺
律擬絞陸三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故殺之心起于臨時非人所知全憑致

死之狀以究其心未有兇器疊毆致命遍體鱗傷當時斃命之案而概以鬪殺問擬也此案陸玉貴實係致死二命之兇犯查其起衅之由據陸玉貴供稱王世耀同王二每見小的們就要吃要喝不給他就要打罵被他欺壓不過又供張三女人吳氏與小的通姦是有的王二說小的護着娼婦在外聲揚不堪小的氣他不過等吾是其姦情敗露慮恐挾詐無厭蓄恨本深雖謀毆之初訊據眾供止稱謀折其腿但當分執

鐵棍等械在途等候王世耀經過陸玉貴用扁擔毆傷右膝扳倒在地之時陸玉良業已揪住其髮辮陸三業已捺住其兩腿斯時陸玉貴之心如果始終止在腿折應卽用所執扁擔毆打其腿又何以奪其順刀連砍王世耀致命顛門左右等處迨陸三陸玉良各用鐵棍毆傷陸玉貴復用刀扎其髮際等處遍體鱗傷旋卽斃命其爲臨時欲殺已可顯見在陸玉貴供稱小的恐怕王世耀爬起來對敵故此拏刀扎他的前

不是有心要致死等語殊不思王世耀已被陸
玉良陸三等揪捺在地何能復起對敵其爲該
犯飾辨冀掩重情更無疑義迨王二聞聲奔獲
又將伊擒毆砍斷脚筋致死殊屬兇殘夫便任
該犯狡供卽以鬪殺律擬絞應令該撫將陸玉
貴嚴審實情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
駁去後續據該撫魏定國疏稱昭駁嚴審陸玉
貴堅供向與王世耀等並無深仇雖被欺壓亦
屬口角細故止因王二指娼辱罵隨與陸玉良

等商欲打折其腿洩忿適路遇王世耀用扁擔打其右膝扳倒在地因王世耀腰佩順刀懼其拔刀上扎是以奪取砍打如果有心致死則奪力之後即可手刃王世耀之頸立斃其命何以先扎顛門又復扎打不致命之胎膊髮際肱肌手背等處實止謀毆打腿臨時並無欲殺之心而共毆之陸玉良又已監斃陸玉貴應請仍照原擬絞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覆審各官止冤該犯狡辨而于指駁情

節仍未細加嚴究如髮際不致命一下據供斯時陸玉良陸三俱已放手故王世耀得以翻身爬起陸玉良慮其對敵是以砍其髮際並未深重等語是該犯止辨刀傷不致命髮際之處陸三等俱已放手是以懼其起而對敵而于陸玉良揪辦捺腮時用刀扎其致命顛門左右之處何以竟置不問又如果有心致死則奪刀之後即可手刃王世耀之頸立斃其命何以先砍顛門又復扎打不致命之胎膊髮際臙手背等

處其非有心欲殺可知等語陸王貴平時恨玉
世耀帶刀出入藉端挾求而臨時適見其帶有
順刀奪而兇砍是宿忿更激于臨時忿砍明由
于欲殺如以不手刃其頸爲解豈故殺之案必
欲割喉毀頸直刺心胸而後可乎又因姦情敗
露忿罵揚聲者係王二卽令陸王貴蓄意欲殺
亦應在王二而不在王世耀等語查王二等藉
姦欺壓原屬同類陸王貴臨時忿恨何暇分辨
如謂王二聲揚姦情正應欲殺王二又何以王

一聲堪恡情并且謀毆王世耀乎又共毆之陸
王良又已監斃在獄陸玉貴應仍照原擬絞候
等語查致死貴窮其情不能因陸王良已經監
斃將陸玉貴欲殺之罪寬假事關故殺不便以
曾經駁審遽行照擬率結應再行令該撫虛衷
確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
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據陸玉貴供稱王世耀與
王二同夥濟惡肆害鄉曲伊與陸王良屢受欺
壓莫敢與爭緣從前伊弟陸三酒醉遭王世耀

等無端毆打王二復因伊與吳氏有姦聲言包
娼尋衅故與陸三陸玉良商謀原欲毆折其腿
以圖洩忿迨遇王世耀伊隨先用扁擔毆其膝
蓋及將王世耀扳倒在地見其身佩順刀恐被
扎傷并憶及平日欺壓仇恨愈深一時觸動宿
忿頓起殺機遂棄擲扁擔奪取順刀先砍王世
耀額門左右繼扎左右胳膊後見王世耀翻身
欲起伊復連砍王世耀髮際臙肪並用刀背打
其手背等處旋即殞命前審希脫重罪故爾狡

捏避飾今已據實直認不諱其爲有心欲殺已無疑義將陸玉貴依故殺律擬斬等因具

題前來除陸玉良在監病故不議外應如該撫所題陸玉貴合依故殺者斬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陸三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張三吳氏合依縱容妻妾與人通姦本夫本婦各杖九十律均杖九十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旨陸玉貴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聞喜縣僧人楊和尚卽楊宗雲毆傷賈年娃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阿里衮咨稱緣賈年娃籍隸夏邑赴聞邑雇助劉文學傭工劉文學見其勤儉聲言欲繼爲子劉文學之姪劉君喜聞之不甘欲行趕逐乾隆五年三月初三日賈年娃染病未愈劉君喜促令歸里賈年娃不從劉君喜卽持鏹鏹等物先後毆傷賈年娃腮腴胎膊臂腿等處旋經劉君喜

之兄劉君錫勸止是月初六日劉文學令劉君
喜備驛送賈年娃回家行至中途賈年娃因石
縣寺僧人欠伊立價未償欲往索討劉君喜隨
將手持鐮柄給與扶拄前行自行旋歸賈年娃
卽走至寺前吵嚷時寺僧薛和尚卽薛茹賢楊
和尚卽楊宗雲先以有事他往經王姓僧人扶
至寺前叫同鄉保看明見其鼻竅有血疑爲時
疫隨留在寺調養初七日晚薛茹賢等同寺見
賈年娃在寺睡臥止知來寺養病及初八日薛

茹賢同李和尚扶賈年娃出恭見其身有傷痕
詢係劉家場人打傷卽于是晚將賈年娃放于
竹篋薛茹賢楊宗雲同擡前行李和尚相伴同
走欲送回劉家場到其村拉至姜娘廟前薛茹
賢等放下暫歇不期李和尚聲言不死不活好
不耐煩用脚踏傷賈年娃臍肚一下並有踏死
情慮抵命之語薛茹賢等復擡前往而賈年娃
傷重業已殞命李和尚以其屍往下墜卽解篋
繩纏繞賈年娃項頸棄于劉家場之樊家山交

界坊旁而回經聞喜縣據報驗詳飭審旋因李和尚遠颺無踪緣由咨部俟緝獲審擬在案嗣據聞喜縣知縣以賈年娃額顛等處石傷雖訊無著落但賈年娃腮脰胎膊臀腿處所已經劉君喜供認其李和尚所毆臍肚一處亦據目擊之薛茹賢等指證確鑿似可將劉君喜先決從罪等情到院駁以賈年娃臍肚一傷從前雖經楊和尚等供係李和尚所踹但李和尚與賈年娃無怨無仇見其垂危將斃之人何故反加踹

踢且賈年娃鐵器屣傷雖均非致命然傷痕長
澗深重其致死亦未必因臍肚一處劉君喜因
其叔欲繼賈年娃卽持鎌兇毆及送回其家又
棄手半途其石傷亦明係該犯所毆未便任其
狡卸飭審去後茲據覆加確核劉君喜因伊叔
劉文學欲繼賈年娃爲子心懷不甘欲行毆打
後因促其歸里賈年娃染病未從劉君喜卽持
鎌鋏等物先後毆傷其腮脰胎臍臂腿等處迨
至備騾送回又復棄手半途則賈年娃額顱等

處石傷似難保其必非該犯所毆但再三研訊
該犯堅稱當日伊叔欲繼賈年娃爲子因係異
姓亂宗欲行趕逐而賈年娃推病不行是以持
鏹毆其腮腋并用鏹毆其左右胎膊臂腿等處
迨後伊叔令其備騾送歸事已遂心爾時念其
病軀尚給鏹把扶行豈有用石毆打之理至其
棄于中途實因賈年娃欲赴石縣寺索欠故未
送回等語查劉文學欲繼賈年娃爲子劉君喜
因其異姓欲行毆逐原非不可解之仇及伊叔

遣其備馱送回該犯諒應釋然何必定欲死之
而後快且其時該犯現有鋏把在手如欲逞兇
何難卽以鋏把向擊而必欲持石毆打此情理
之必無著也至李和尚與賈年娃有無仇怨雖
李和尚現今在逃無可質證但據楊和尚等供
稱當日將賈年娃拉至姜嫫廟前放下吃烟李
和尚卽將賈年娃臍肚脚踹一下且云我踹死
他情愿償命歷訊供認確鑿不爽是臍肚傷痕
爲李和尚所踹無疑設李和尚如果未加踹傷

在楊和尚等必不左袒劉君萬代爲開脫或賈年娃從前在寺傭工之際與李和尚有嫌致戕其命亦未可定再查賈年娃鐵器屍傷長潤深重原可致死但是年三月初二被毆至初六日尚能騎驟遠行是傷雖深重設無李和尚脚端臍肚自可不至于死且臍肚爲人虛怯要害之區卽壯健之人一經蹣跚尚能斃命况賈年娃值病餘受傷之後卽云額顱等處石傷實係劉君喜所毆亦應以李和尚當其重罪刑歷審該

犯堅供不承又無指證之人似未便以李和尚
一人在逃致使該犯淹禁多年出獄無期應將
劉君章論決惟查鬪毆殺人條內下手致命傷
重者擬絞而外皆爲餘人此專指共毆人而言
今劉君喜與李和尚係先後致傷並未同毆未
便以餘人論若僅照他物毆人成傷律擬笞又
不足以蔽辜應照不應重杖等因咨達前來查
人命重案務須詳慎初供細心推鞫庶無枉縱
今賈年娃受傷身死一案細閱案情賈年娃雇

與劉文學家傭工劉文學見其勤儉就稱我有
這樣兒子就好了之語此不過一時之言並非
繼立爲嗣伊姪劉君喜有何嫉恨乘賈年娃患
病不肯歸里之隙卽持鎌鋏等物連毆其腮腴
胎膊臀腿等處此中顯有別情迨昔年娃到石
縣寺門外瘋鬧經王和尚扶進寺內將此詔告
知薛和尚等其至寺門外瘋鬧之處或因索欠
吵嚷或因傷重呻吟此中關鍵最爲緊要承審
各官並未向現犯薛和尚等訊及此寺僧同鄉

保等既見賈年娃鼻竅有血斷無不即詢問之
理乃托言疑爲時疫直待至第三日薛和尚等
扶賈年娃出恭見有傷痕始詢知爲劉家場人
所毆以此爲當時確情誰其信之至寺內既欠
賈年娃工價而楊和尚又曾寄字賈年娃喚令
幫工則非絕無交涉之人可知乃因賈年娃身
帶重傷惟恐受累欲將賈年娃送回劉家場安
頓以遠罪戾而反聽同伴之李和尚無端踹踢
以致斃命將踢之時並不阻止既踢以後絕不

張皇僅以有病的人踹他怎麼一語漠然詰問若視殺人重事直同草芥且將李和尚不卽拘拏而任其于行兇之次日遠颺無踪豈其擡往劉家場時恐其有于連之累及踢斃賈年娃之後轉忘其爲切身之禍耶種種情節皆未確鑿再賈年娃石傷致命額顱等處雖據該犯等堅不承認但查劉君善于初六日送賈年娃回家走至中途賈年娃因往寺內索欠扶柄獨行卽于是日到寺以抱病被傷之人中途豈復能與

入爭鬪是數處傷非係劉君喜所毆卽屬寺
僧現有衆人可問而漫委之無所著落乎細閱
此案總緣承審各官以該犯等卸罪于泚無踪
跡之李和尚得以藉口塞責遂至因循六載沉
寃莫雪事關人命難容草率應令該撫另委賢
員虛心研審務得確情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
因去後續據該撫愛必達疏稱緣楊宗雲在縣
屬石縣寺慈雲洞住持曾于乾隆三年間雇覓
賈年娃傭工後經辭出並無嫌怨至四年八月

內賈年娃復至楊宗雲寺內力作旋即患病楊宗雲爲之調養至十月痊愈迨至年底賈年娃尙索病愈後兩月工資楊宗雲未給賈年娃卽別投聞喜縣屬之劉家場劉文學家傭工劉文學因係無子見賈年娃勤儉意欲立繼爲子劉文學之姪劉君喜心懷嫉妬計圖逼逐于五年三月初三日劉君喜乘叔外出逼令賈年娃回家賈年娃因病未允劉君喜先後拾取鏹鏹等物毆傷賈年娃腮脰胎腫腎腿等處並拉傷管

賻當爲伊兒劉君錫勸止迨劉文學回家斥責
劉君喜卽于是月初六日令劉君喜將賈年娃
備驛送回其家行至柏林村外賈年娃聲言欲
赴石縣寺將養并向楊宗雲索討工錢劉君喜
遂將所持銀兩給與賈年娃扶攜而行當卽自
歸時楊宗雲與薛和尚先已同赴夏邑免現
攘之王慈愍卽王和尚看守寺門賈年娃進寺
歇宿王慈愍不肯容留互相吵嚷王慈愍遂喚
鄉保趙金成裴可普等至寺認係前經在寺傭

工之賈年娃遂令王愍愍留住并詢知賈年娃
面帶傷痕係劉家場人毆傷至初七日晚楊宗
雲薛茹賢同寺楊宗雲見賈年娃端坐石桌遂
以既去不應復來斥責其非賈年娃答以索欠
而至兩相爭攘楊宗雲即拾石毆傷賈年娃額
顛鼻梁賈年娃用脚向踢楊宗雲又毆其左脚
腕賈年娃從石桌站起罵罵楊宗雲氣忿用脚
一蹬不期候傷賈年娃臍肚當即昏暈倒地延
至初八日晚殞命楊宗雲心懷恐懼商同薛茹

賢告知鄉保趙金成趙金成以買年娃原係劉家場人毆傷囑令移屍彼處楊宗雲即與同薛茹賢李和尚于是夜將買年娃屍身盛入竹篋擡至中途因屍往下墜李和尚卽解篋上繩索纏繞屍身膺項移至劉家場與樊家山交界墳旁將屍安置而歸次早李和尚王憨憨恐事發逃避經聞善縣據報驗訊楊宗雲覓李和尚脫逃遂與薛茹賢商通捏稱買年娃爲李和尚用脚踏傷膺肚身死而薛茹賢亦隨同附和吐

實情今緝獲王慈慈卽王和尚到案供出買年
娃係楊宗雲毆踢身死實情屢審供認不諱嚴
詰並無有心欲殺情事將楊宗雲依律擬絞薛
茹賢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楊宗雲合依鬪毆殺人者
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該撫旣稱薛茹賢除移屍輕罪不議
外合依證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杖一
百徒三年追繳度牒勒令還俗劉君喜應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王愬愬依知人謀害他人不印
首告律杖一百鄉保趙金成裝可著台依地界
內有死人里長不申報官司檢驗輒移他處者
杖八十律應杖八十俱革役李和尚獲日照案
歸結等語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等因乾隆十
二年九月初二日題初六日奉

旨楊宗雲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叩陳免驗事會看得亳州民孫六等毆傷
嘉美榮身死一案先據安慶巡撫范燦疏稱緣
徐惠等與嘉美榮素無仇隙乾隆五年十月十
九日賈家集貿易徐惠與溫杜九張子書在集
設局出寶恐被查報湊錢九百送給地保劉凡
四宋枚詎是晚嘉美榮飲醉攜帶伊子嘉孩闖
至寶局意圖訛詐徐惠等不理嘉美榮往尋劉
凡四理論適孫繼敏劉凡四在店坐談嘉美榮

誤將孫繼敏拉往孫繼敏斥責嘉美榮放手又將劉凡四扭至集上鬧散寶局徐惠溫杜九不甘遂與嘉美榮爭論嘉美榮拉打徐惠徐惠拳毆嘉美榮右肋嘉美榮仰跌徐惠亦跌壓嘉美榮身上因被扭不放隨摸磚塊連毆嘉美榮右脇臍肚右嘉美榮鬆手徐惠先行爬起嘉美榮亦卽揮起向扭徐惠又被徐惠用磚打傷左耳根嘉美榮隨向抓溫杜九溫杜九亦手拍嘉美榮肩甲一下孫繼敏從旁理責嘉美榮又扭打

孫繼敏孫繼敏亦拳毆其右腮肋相連右太陽
一下經衆勸散嘉美榮將嘉孩道回是夜又趕
至孫繼敏門前尋衅孫繼敏不與理論比爲隣
人李正步張五將嘉美榮拉勸而去孫繼敏隨
卽赴城欲控至次日天明嘉美榮又至孫繼敏
門前罵詈值孫繼敏之姪孫六攜帶柳棍繩索
赴地捆背見格兒而理責嘉美榮卽打孫六孫
六用柳棍毆打嘉美榮右腿一下嘉美榮扭往
不放孫六將嘉美榮掀倒用棍連打腮肚兩下

嘉美榮翻身掙起孫六又棍毆其右後朋一下
經孫繼忠喝阻而散孫繼忠隨告知地保宋枚
往看嘉美榮踴躍在地連出大便稱被孫六毆
打并令宋枚往喚伊子嘉承武前往看視已經
身死孫繼敏聞知畏懼央托保地修振劉凡四
嘉洪烈宋枚向嘉美榮之母劉氏說知許銀八
十兩劉氏依允孫繼敏又邀買近臣并劉凡四
等同免代責徐漢清爲具嘉美榮瘋狂服毒身
死呈詞孫繼敏隨給劉氏銀六十兩徐漢清諭

知其情措取銀四兩孫繼敏又給嘉美銀四兩六錢修振銀五兩扶同捏報前牧華度據詞訊供免驗孫繼敏又憑王四我給劉氏銀二十兩又給宋枚穀三斗以寢其事旋經前牧華度訪聞毆死賄和情由拘訊驗明傷痕屢審供認未諱訊無謀故別情查嘉美榮雖死于次早孫六繼毆之後第孫六所毆均非致命其徐惠拳傷嘉美榮右肋又碰傷致命右脇臍肚耳根均屬重傷孫繼敏復毆嘉美榮腮脰一掌連及太

陽係致命處所然色止于紅並非重傷嘉美榮雖至次早被孫六毆後始死然據訊王四供稱嘉美榮被徐惠先毆實屬狼狽而見證張二亦供嘉美榮連出大便則嘉美榮之死蓋由致命臍肚受傷所致而非死于孫繼敏孫六之繼毆也已明徐惠除出寶輕罪不議外合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監候附請留養孫繼敏孫六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殺人應抵必確按其致死根由情罪相

當始無枉縱此案嘉美榮于十月十九日在賈
家集與孫繼敏徐惠等爭吵被毆雖有致命傷
痕尚能自集行走里許赴孫繼敏家門首吵嚷
尋衅經孫家隣人勸回至次日早復至伊家叫
罵則嘉美榮並非狼狽待斃可知迨孫繼敏之
姪孫六聞罵不甘將嘉美榮毆傷掀倒又用棍
連毆三下嘉美榮頻出大便隨即殞命是嘉美
榮死于孫六毆傷之時而非死于徐惠毆傷之
日此係當日致死顯據該撫以嘉美榮連出大

便爲徐惠認毆臍肚一傷所致定爲徐惠致死
憑據夫果因徐惠毆傷所致必無隔日之後始
遺大便再查此案扭拉起衅卽係孫繼敏及至
在場爭毆又獨孫繼敏喝罵嘉美榮無賴嘉美
榮被毆之後獨赴孫繼敏家喊嚷而多銀賄命
又係孫繼敏一人顯有孫繼敏倚恃鄉豪用強
逞毆及喝令毆打情事乃孫繼敏到案止認掌
傷右太陽一下其果否止係掌傷全在當場衆
供證明今查在場之張之書溫杜九等供詞其

指稱徐惠及溫柱九所毆分晰如繪獨于孫繼
敏一人則溫柱九混供孫繼敏與嘉美榮扭打
在張之書又止稱孫繼敏與嘉美榮吵起來卽
便勸散徐惠到案之初挺身自認亦止供孫繼
敏與嘉美榮爭扭揆其情由全爲孫繼敏回護
所以眾供含糊豈有供證不符得以定案之理
其中又顯係孫繼敏串囑母老丁單之徐惠冒
認致命多傷以脫伊家重罪未便將徐惠擬抵
率請孤子留養應合該撫另委賢員盧衷秉公

研究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續據陞任安慶巡撫魏定國疏稱遵駁覆
提研鞠審明徐惠等在集壓實因嘉美榮在實
場鬧散徐惠與之爭論遂拳毆嘉美榮右肋復
拾磚連毆嘉美榮右肋臍肚并左耳根等處孫
繼敏從旁斥其無賴嘉美榮聽聞又向孫繼敏
扭結孫繼敏隨以掌批其頰經眾勸散維行嘉
美榮在集跳罵且能行走至孫繼敏家吵嚷至
次早仍赴孫繼敏家罵罵適孫繼敏之姪孫六

見而理責嘉美榮卽向扭打孫大遂持棍毆傷
嘉美榮右腿並拋翻倒地連毆右腿肚及右肋
等處嘉美榮蹲倒在地卽遺大便移時氣絕是
家美榮實係孫大毆傷致死無疑至孫繼敏掌
毆嘉美榮係在徐惠毆打之後並無恃強喝令
情事其行暗私和實由懼累所致並非串囑冒
認已據屢審嚴詰矢口不移將孫大改依鬪毆
殺人律擬絞徐惠擬以枷責孫繼敏等仍照前
擬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命案擬抵以傷爲憑必致死之形與致
死之傷相符方成信讞此案先據該撫以孫六
毆傷嘉美榮右腿腿肚後肋均非致命重傷徐
惠所毆致命右脇臍肚耳根均屬重傷將徐惠
擬絞監候附請孤子留養具題經臣部等查嘉
美榮死于孫六毆傷之時非死于徐惠毆傷之
日致死之顯狀有據孤子之認傷難憑是以于
議駁本內聲明該撫以嘉美榮連出大便因臍
肚受傷所致如果係徐惠毆傷必不至隔日之

後始遺大便如孫六毆無致命重傷因何當卽
遺大便又何致隨卽身死孫六是否磚毆臍肚
抑或更有重傷其徐惠跌壓嘉美榮身上卽係
橫壓在身何能毆及臍肚從此詰究各難掩飾
乃覆審各官旣云孫六毆非致命重傷又稱係
孫六毆傷致死無疑前後自相矛盾事關抵償
案存疑竇未便草率完結應令該撫摘傳要證
研究正犯務得真情確傷按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嗣據該撫納敏疏稱

遵駁復提研鞫孫六堅稱嘉美榮在伊叔孫繼
敏門首跳罵不止當與理論嘉美榮將伊扭打
孫六隨用木棍打其右腿一下因嘉美榮扭住
不放將嘉美榮揪倒用木棍連毆其右腿肚嘉
美榮翻身欲起又棍毆其右後肋此外並無另
毆重傷卽詰據徐患供稱嘉美榮與伊爭扭先
被伊拳毆右肋嘉美榮仰跌在地伊隨勢跌伏
嘉美榮身上順手拾磚往下毆打故爾傷及臍
肚右脇實據目覩之屍子供亦無異其孫繼敏

行賄私和亦因孫六在于伊家門首打傷人命
誠恐拖累故有是舉據孫六堅稱是日伊與嘉
美榮扭打之時伊叔已經進城並未在場而見
毆之張二等亦質證確鑿再徐惠雖曾毆傷嘉
美榮致命處所而嘉美榮行走如常猶能趕至
孫繼敏門首跳罵其爲被毆傷輕可知道經孫
六毆打雖傷非致命乃卽踴躍在地嘉美榮自
知必死遂將情由告知保地其爲毆傷深重無
疑將孫六仍照前議絞抵查該犯羈禁在乾隆

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旨以前應咸等擬流孫繼敏等仍照前擬徒杖等
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孫六合依鬪毆殺人者不
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既稱孫繼敏除毆寡夫榮輕罪不
議外合依以財行求與受財人同科無祿人減
一等律杖八十徒二年宋枚修振除受贓輕罪
不議外均合依說事過錢與受財人同科無祿

人減一等律杖八十徒二年宋杖爲從減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俱單役查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諭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經結案監禁人犯酌量情罪輕重分別減等發落其軍流徒杖以下人犯一體分晰減等完結欽此欽遵在案今孫六因嘉美榮向伊扭打還毆致斃罪非常

赦所不原應遵奉

恩旨將絞犯孫六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追

理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等語均應如該
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二十二
日題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浙江司

起爲聖明驗究事會看得嘉善縣史其傳手推
周張氏抽跌病孩周六寶受傷身死一案先據
浙江巡撫永貴咨稱周張氏故翁周應源將所
買王天錫樓房轉賣與史其傳之父爲業經原
主王天錫之子王泓遠找價訖絕原與周處無
涉張氏夫亡子幼貧病相連赴史其傳家索找
未允越日張氏又抱病孩周六寶走入史其傳
堂屋喊叫周六寶與犬撲吠躲立張氏背後史

其傳聞喊出見張氏正在攔喝其犬遽蔽周六寶在後并迎史其傳之面聲言躲避賴伊找價史其傳不知周六寶在張氏背後隨以狗兇令其速去用手向推不期張氏閃跌抵靠廳撞撞及周六寶致跌擦傷右額角并磕傷右腮朕右後脇等處詎周六寶病後受傷越九日殞命查張氏在堂喊叫該犯聞聲迎面而出不知周六寶站立張氏背後因犬撲吠手推張氏欲令速去不期病孩周六寶在張氏背後撞跌致傷身

死實屬以口思慮所不及將史其傳照過矢殺
人律收贖等因各違前來查史其傳惟跌張氏
致傷周太寶身死在史其傳眼見張氏走入堂
屋口稱索找房價業已聞聲月形卽不得以耳
目所不及論且當張氏喊叫時適遭惡犬撲吠
史其傳若非氣激於中何難叱退惡犬勸慰張
氏令回乃卽用手推以致張氏因跌撞傷周太
寶身死顯係史其傳與張氏索找房價忿怒推
拒已有爭鬪情形卽不得以思慮所不到論况

過失殺人者必須本無害人之心始合律意今
史其傳推跌張氏忿毆之形已見設張氏被推
致斃史其傳自應按律擬抵因鬪誤傷律有明
條今輒以過失勿論六齡幼童何幸而死于非
命事關人命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確審按
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嗣據浙江巡
撫覺羅雅爾哈齊咨稱訊史其傳供因周六
寶良大舉藏張氏背後史其傳聞聲一視止見
張氏未見張氏背後有周六寶驟藏寶訊張氏

供吐如一實孫耳目所不及史其傳見張氏遭
犬撲吠惟恐爲大咬傷是以走出將犬喝趕一
面舉手輕推勸令出去因張氏站立不穩以致
拖及周六寶委非氣激于中忿怒推拒質之張
氏供亦相符並稱原無爭鬪之情委非狡飾查
史其傳既無害人之心亦無忿毆之狀實非因
鬪誤傷應仍照原擬依過失殺人准鬪殺罪依
律收贖等因咨達前來查史其傳因張氏索找
房價已有夙嫌迨登門叫喊彼此之釁隙已成

是以張氏一見史其傳卽叱其躲賴而史其傳一聞張氏之言卽舉手推拒細閱案情顯有鬪毆情形並非無心之過失乃張氏被推致跌撞傷伊子周六寶身死則周六寶之因撞斃命不得謂非史其傳之推跌張氏所致史其傳之推跌張氏不得謂非怒其索找房償今該撫咨稱因犬撲吠惟恐咬傷以致推跌夫不比其犬而皮拒人所撲之人旣無此情理且張氏之疊次上門索找史其傳業已供認原要躲避不出等

語是此案起釁根由皆鑿鑿有據何得僅憑空
無證據之詞強爲開脫至稱周六寶站立伊母
背後並未看見輒附會於耳目不及之文則凡
因鬪毆而誤殺旁人者初何嘗明知爲旁人而
故殺之事關人命未便濫擬以致情罪懸殊應
令該撫再行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
駁去後續據該撫咨稱史其傳既經舉手向推
卽係鬪毆因推張氏搥跌周六寶致傷身死自
應按律改正將史其傳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應如該撫所題史其傳合仁山鬪毆而誤殺勞人者以鬪殺論絞律應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旨史其傳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福建司

起爲乞驗究償事會看得詔安縣民陳暢等致
死鄭莫一案先據原任福建巡撫吳士功疏稱
陳暢與鄭莫素無仇隙緣陳暢與仰先後竊入
雞隻地瓜均被練總鄭莫捉獲毆打各自改悔
不復爲竊鄭莫以伊等曾經犯竊凡遇地方失
竊每誣陳暢等知情勒令跟緝乾隆二十五年
正月初六日鄭莫復令陳暢緝賊巡守地瓜陳
暢不依被打出從至十四日夜陳暢持棍巡夜

行至吳仰家內談及屢被鄭莫勒誣之事邀吳
仰幫毆洩忿吳仰允從同至施江口地方陳暢
令吳仰站在僻處等候伊自持棍往誘鄭莫拿
賊鄭莫信以爲實攜帶菜刀防身同至施江口
陳暢出言斥責鄭莫詈罵陳暢舉棍回打鄭莫
放刀奪住棍梢陳暢儘力推扯戳傷鄭莫在明
鄭莫放棍向毆陳暢情急又用棍打傷鄭莫順
門倒地陳暢恐鄭莫傷命報復主使吳仰摸尋
鄭莫所放菜刀割其脚跟使其將來不能行走

吳仰聽從尋刀割傷鄭真左右脚跟并右臙肘
吳仰亦自挾嫌又用刀割斷鄭真右耳連耳輪
同鼻準鼻孔并割傷其左眉叢至眼胞令其不
得見人詎鄭真傷重殞命屢審供認不諱嚴加
究詰堅供實其謀毆洩忿委非有心欲殺再四
刑嚇矢口不移查陳暢用棍毆傷鄭真致命顛
門偏左深至見骨即時倒地吳仰用刀割傷鄭
真脚跟耳鼻等處均非致命鄭真之死實由顛
門傷重所致應以陳暢論抵將陳暢依共毆律

擬絞監候吳仰擬軍等因具題前來查此案陳
暢吳仰均係緝匪因練總鄭莫屢次令其緝賊
該犯等挾嫌懷恨攜帶木棍將鄭莫誘至僻處
先用木棍毆其致命額門復又用刀割其脚跟
臙肘耳輪鼻柱等處以致鄭莫受傷身死竊匪
肆橫情殊兇狠顯屬有意致死與謀毆洩忿不
同應令該撫再行嚴審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吳士功
疏稱提犯研鞫據陳暢吳仰會供該犯等偶犯

卽倒地復慮鄭某傷好報復主令吳仰刀割鄭
莫左右脚跟吳仰亦乘機割其耳鼻等處是陳
暢顯有致死鄭某之心且鄭某被毆之傷卽不
復用刀割已足致死况既被毆倒地又復刀割
左右脚跟耳鼻等處兇殘已極細核案情與臨
時有意欲殺非人所知曰故之律相符事關竊
匪肆橫未便遽爲輕縱應令該撫再行詳鞠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署
理福撫楊廷璋疏稱覆加詳鞠吳仰堅供如初

陳暢初猶矢誓前供堅稱並非有心致死再四
推究始據該犯供稱初意原祇謀毆洩忿後因
用棍戳傷鄭莫左肋鄭莫嘗其強橫聲言送官
處死該犯一時忿恨遂起殺機用棍狠擊致傷
鄭莫顛門倒地後見其未死復恐鄭莫傷愈報
復主使吳仰揆刀割其脚跟實係臨時起意致
死等語是陳暢持棍打傷鄭莫致命顛門登時
倒地誠如部駁卽不復用刀割已足致死正與
臨時有意欲殺之律又相符將陳暢故依故殺

拘摸並未到官俱即改悔因被鄭真屢次勒令
緝賊受累無休起意謀毆洩忿並非有心欲殺
刑嚇至再矢口不移伏查陳暢等先曾拘摸爲
匪因練總鄭真屢令緝賊竟將鄭真誘至僻處
先用棍毆其致命頭門復用刀割其腳跟等處
致令鄭真受傷身死誠如部駁情殊兇狠惟是
該犯等果係同謀嘗斷不敢直抵其家喚其
捕賊寧不慮其妻子指名告究若云臨時欲殺
則當鄭真受傷倒地何難傷其妻害立置之死

况該犯等一係先下手棍毆致命重傷一係後下手刀傷不致命多處如謂係先下手之陳暢有心致死當其棍毆鄭真倒地並未立斃豈肯遽行釋手如係後下手之吳仰臨時欲殺則又傷非致命鄭真實死於陳暢之棍毆非死於吳仰之刀割細按情形其爲實係謀毆洩忿並非蓄意謀害亦非有心欲殺似無疑義將陳暢仍擬絞候吳仰擬軍等因具

題前來復經

臣

部查陳暢毆傷鄭真致命顯門當

律擬斬監候吳仰擬軍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暢應改依故殺者斬監
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吳仰應照兇徒因
事忿爭挾人耳鼻者發邊衛充軍例應發邊衛
充軍等因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題十五

日奉

旨陳暢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

殺一家三四命
以上闖割新例

一起爲遵

首核擬具奏事會議得鎮平縣張文義殺死范守用
之子范狗等一家三命并砍傷范造一案據河
南巡撫梁首堂疏稱緣張文義與范守用佃種
主念祖地畝隣近居住范守用父子人衆做工
勤謹主念祖相待甚優張文義不服以范守用
有意討好欺壓時向爭角乾隆五十二年十二
月十二日夜范守用門首草堆被燒疑孫張文

駁案新編

卷內

殺一家三四命

五

張文義

義挾燬放火與子范造范狗范三范四節次辱罵張文義被誣不其父懷忿恨五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范守用因家內乏柴率子范造等出外撿拾柴伙適見張立義在門首磨洗鋤刀觸起車被燒燬復又指馬並稱訴知田王將其驅逐張文義放刀爭論范造袒護聲言伊與拚命尙有兄弟三人張文義一時恨極起意將范造弟兄一併殺死洩忿卽轉身携取鋤刀范造逃跑張文義趕上用刀砍傷其右肩甲脊背左臂膊

左肱肘等處昏暈倒地張文義料其已死當卽住手維時范守用跑開喊救范狗范三范四跑進屋內張文義趕入用刀砍傷范狗偏右倒地復連砍其左右手范三哭喊張文義砍傷其偏右又砍傷范四腦後均各斃命趙良功等聞喊踵至將張文義獲住報驗審認不諱嚴詰堅供寔係一時忿殺並無同謀加功之人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張文義因與范守用口角微嫌輒敢逞兇砍殺其子范狗范三范四一家三命並

將范造砍傷不法已極將張文義依律凌遲處
死先行刺字犯妻張陳氏等擬發伊犁等處爲
奴聲明范造傷痕尙未平復如醫治不痊另行
照例辦理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張文義合依殺一家非死
罪三八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該撫疏稱張文
義之妻張陳氏子張六張當並非同謀加功張
六雖出繼與親伯張參爲嗣但係兇犯餘孽不
便輕縱張陳氏張六張當均依殺一家非死罪

三人之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發附近充軍例
改發伊犁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張
六張當俱年未及歲照例免刺查范造傷痕尙
未平復如醫治不痊被殺已在四命以上范守
用又係絕嗣再將張六等另行照例辦理其女
年甫二齡給與陳氏帶往配所該犯並無財產
應毋庸議等語查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
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發附近充軍改發伊犁
等處酌撥種地當差又殺一家四命以上致令

絕嗣之家將兇犯同子照數抵罪概擬斬立決
其有浮於所殺之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以其
幼者同妻女改發伊犁給兵丁爲奴又保辜律
載金刃傷限三十日破骨者限五十日又例載
金刃傷餘限十日破骨傷餘限二十日各等語
此案張文義殺死范守用一家三命並將范守
用長子范造砍傷如范造亦死則該犯應依殺
死一家四命以上例凌遲其子均應斬決該撫
因范造現尙未死是以將張文義照殺一家三

命例擬以緩遲處死其妻同子問擬發遣雖首
惡之罪至凌遲無以再加而其子則有發遣斬
決之分倘發遣後受傷者復死則提回辦理中
途恐或有疎虞若監禁等待又無一定之期查
保辜限期止載鬪毆而殺一家三命及一家四
命以上者均不在此限誠以此等正犯原應決
不待時無庸再予寬限惟是兇犯之子既有發
遣斬決之分若不予以定限設遇有已殺三命
倘有一二人受傷未死者若將兇犯之子遽照

殺一家四命之例擬以斬決而受傷者醫痊則似過重若卽擬以發遣而受傷人或死又不免失之輕縱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凡遇此等殺一家三命又傷一二人以上者令該印官於相驗時務將受傷人之傷痕詳驗是否金刃有無破骨明立案宗一面將正犯招解該督撫題請正法一面將其子嚴行監禁依律例正餘各限保辜如受傷者死於限內卽將其子按所殺之數照例擬斬題請正法如受傷者果能醫痊

再將其子同其妻照例發遣如此明立限期庶有所遵循而定議不致參差如蒙

俞允所有張文義之妻于卽行令該撫照此辦理等因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張文義者卽凌遲處死向來殺死一家三命以上案犯將其子嗣俱照例分別辦理今彼既殺其三子俱絕嗣其一僅存者生死目未可定而亦無嗣此等兇殘之犯既絕人之嗣不可復令其有嗣自當不留遺孽方足蔽辜嗣後凡殺死一家三四命

以上者不拘死者之家是否絕嗣其兇犯之子無論年歲大小俱著送交內務府一體閹割以示懲創所有張文義一案卽著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

安微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阜陽縣李祿被劉科等謀
毆奔逃失足落河淹死一案先據調住安撫穆
谷稱緣劉科籍隸阜陽與李祿鄰近居住素
無嫌隙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午後李祿
路過河岸見有孫添祿賣梨船隻停泊旋遇劉
科向其借錢買梨語涉戲詭劉科噴其山言無
狀不允借給當向村斥李祿卽行辱罵劉科回
詈被李祿推跌當經趙二勸散劉科心懷不甘

圖毆汝公途遇鄰村素好之楊桐邀令幫助傷
桐應允劉科向家攜帶柴刀防身楊桐徒手同
至河岸劉科見李祿與向保方船俱在孫添祿
船上買梨卽向陣罵先從船頭上船楊桐尾隨
幫罵李祿向罵一面赴船梢退避方船同孫添
祿將劉科等攔勸劉科欲掙脫趕毆李祿卽從
後梢奔逃岸高船低李祿向岸奔跌失足落河
淹斃劉科等畏懼逃逸方船喊同屍弟李四打
撈屍身無着報縣飭差撈獲并拘劉科等驗訊

據供前情不詳詰無謀故推毆致死別情在此
案劉科因被李祿恃強辱罵推跌不甘邀同楊
桐尋毆洩忿甫經上船即經方船等攔勸與李
祿並未交手聞毆李祿跳岸奔避失足落河恹
死寔與因毆致斃及因推致跌者有間查律例
內並無圖毆洩忿其人奔逃落水作何擬罪正
條惟謀殺人條內其人迫于兇悍當時失跌身
死原謀擬絞監候爲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
語但比于閉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

絞監候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仍追理盡銀十兩給付屍親收
領楊桐附和隨行尚未共毆亦應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折責三十板該犯等事犯到官在乾隆
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詔以前劉科流罪應請減為杖一百徒三年楊桐
杖罪實免等因咨部當經臣部以律載鬥毆殺
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註云相爭
目閉相打目毆是因毆而殺與因毆致死律義

木自該括而准情定讞必察其起衅之由核其
致死之故庶引斷不致枉縱此案據該撫咨稱
劉利與李祿向伊借錢不兌被其詈罵推跌心
懷不甘糾同素好之楊桐攜帶柴刀圖毆洩忿
見李祿在船買梨卽上船頭叫罵李祿赴船稍
退避經孫添祿將劉利攔勸劉利仍欲掙脫趕
毆李祿從船稍奔逃上岸失足落河淹斃等因
查劉利先因李祿借錢不兌致相詈罵被李祿
推跌是不維有相爭之事亦有相打之情定

經勸散旋復持刀糾毆洩忿攔勸之後仍欲掙脫趕毆李祿因趕毆而奔避因避毆而失跌落河劉科雖未毆及其身而李祿致溺之由寔因該犯糾人逞兇趕毆所致罪坐所由自應照開殺科斷且查臣部回來辦理因爭鬧追趕致其人跌磕墜岸落河身死之案俱照開殺律定擬今該撫因劉科甫經上船並未與李祿交手亦未持刀向砍卽畧其起衅爭鬧不由趕毆各情而謂李祿落河淹斃與科毆致死人因推致跌

者有間將劉科比照開殺律量減擬流殊屬錯
悞案閱罪名出入得難率覆應令詳核案情按
照律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行去
後茲據安撫朱 疏稱查劉科先因李祿借錢
不允致相詈罵被李祿推跌已有爭打情形當
經勸散劉科復持刀邀同楊桐尋毆洩忿經方
船等攔勸之后劉科仍欲扎脫趕毆李祿因而
奔避跳岸失跌落河致溺誠如部駁罪坐所由
自應將劉科照開殺科斷劉科應照開殺律擬

絞監候楊桐擬杖援免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劉科合依開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楊桐亦應改照餘人律杖一百事犯到官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杖罪應予援免等語應如該撫行題完結等因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旨劉科依議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欽此